

曹征路
中篇小说精选

ZHENGLUZHONGPIANXIAOSHUOJINGXUAN

曹征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曹征路 中篇小说精选

CAOZHENGLUZHONGPIANXIAOSHUOJINGXUAN

曹征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年2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三角作家文丛·曹征路中篇小说精选/曹征路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8

(长三角作家文丛)

ISBN7 - 5387 - 1543 - 6

I. 曹… II. 曹… III.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4522 号

长三角作家文丛·

作 者:曹征路

责任编辑:张秀枫

责任校对:张秀枫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马钢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5387 - 1543 - 6/I·1485

定 价:25.00 元

目 录

今夜流行疲惫美	(1)
红云	(75)
大学诗	(118)
有个圈套叫成功	(157)
南方麻雀	(207)
贪污指南	(257)
好官生涯	(302)
陪你玩到底	(334)
请好人举手	(376)
后记	(415)

今夜流行疲惫美

—

老赵是在那个著名的图书馆碰见小常的。他本想查点资料，结果却被板着铁青脸的保安请去看了一场关于性病的小电影，还损失了两张已然不多的十元大钞。心情恶劣的老赵就把一口浓痰留在花岗岩大厅的中央了。到了外面，他再次回首投以愤怒时，才发现门楼上挂着的大字横幅：“欢迎观看第三代《性爱与性病》”想想，不该自轻自贱，他又回去把痰给蹭了。这时便听见有人喊赵老师。

小常正在不远处十分暧昧地冲着他笑。怎么这么巧？小常说。

老赵一惊，腿踩着那地方抖了起来。

小常看着门楼上的横幅说，挨宰了？

老赵不吭，脸却一点一点红上去，好象他是个被当众捉住的窥淫癖患者，解释不清的样。

小常笑道，让我猜猜，对你这样的顾客一般用小姐不合适，最好是让你接受某种公民教育。对不对？

老赵笑不出，心想跟你诉苦有什么用？顶多说两句小心陷阱。如果他告诫别把特区当成阿里巴巴山洞，反倒自讨没趣。他打量着小常，竭力维护那点仅存的师道尊严，嘴角却不争气地抽搐起

来，一口恶气脱口而出：你家好象就在附近吧？吃你一顿饭不为过吧？我刚好损失了一顿晚餐。

小常笑起来，把他肩头一拍：家里粗茶淡饭有什么劲？要吃就吃阳光。走！然后极潇洒地挥手打的。

老赵没反应过来已坐进车里。

老赵的学生在特区游荡的有十来个，差不多都请他吃过饭。唯独这个常建设，通过几次电话，每回都跟他打哈哈。老赵当然不在意一顿饭。面子固然重要，可最紧迫的还是帮他找一份象样的工，赶紧站住脚。结果自然是令人伤感的，吃过饭留过名片拍过胸脯，一切都烟消云散。老赵惊讶这帮同学还是自己象个座山雕似的珍藏着连络图，他们在同一座城市生活居然极少往来。别人倒也罢了，这个常建设从前可是得过他的许多“良”的，连一次见面都不肯安排！令老赵对这座金碧辉煌的森林有了冰冷彻骨的认识，进而对实现现代化也忧心忡忡了。半年多了，他在这些钢筋水泥之间跳蚤似的蹦来蹦去，直到找到一份代课的差事才算活了下来。

感谢毛主席，老赵还活着。

小常说，你别把眉头做成一朵花。又说，你兜里还剩一毛钱，照样挥手打的，这才是特区人风采。谁没见过失败？就你特别娇贵？老实说这对你十分必要！可你都把失败挂在脸上了你就完了，白交了学费，鬼都躲着你。

老赵冷笑，心想不就喂你这一顿吗，心疼成这样。他不吭，把脸向后控去。

到了阳光大酒店才明白，他们不过是蹭饭。是小常他们政研室请了北京上海一帮专家来开研讨会打秋风，是当地一个叫幸福村的村支书出血买单的。老赵就更加心冷，充其量是跟着他吃白食而已。小常介绍他是某某大学著名哲学教授，自己的恩师，他也不吭，心想反正也不认识，著名不著名由他吹去，插进去吃一嘴总不能说不合槽，尽管教授只是个副的。因此打过哈哈，更加闷头不

吭，专拣那些深海远洋的货色来吃。这种机会可不常有。

席间，小常悄悄嘀咕道，你不要看不起农村人，真有钱的就是这帮土财主。你以为那些企业老总气派？其实都是化银行的钱。只有他们的钱才是真人民币。

老总说我没有看不起谁，管他土的洋的财主资本家我都看得起。

小常说，现在这帮土财主开始琢磨要当上等人，要投资于门脸建设。可他们又不会化钱，钱都化到泔水桶里去了。又说，你不想帮他们化几个？

我怎么不想？我做梦都在想钱你不知道？

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教他数票子？开购物课？

那要看你会不会？

老总笑，挣钱不会，化钱我还会吗？

小常也笑了，我看也是。

后来就给他弄来一张卡，上面写着：欢迎你到幸福村来！落款是火柴杆体的大字：文念祖。卡是烫金的，透着特区惯有的诱人的温香。

十天后，老赵决心去幸福村落草，开始他的第二次插队生涯。后来他想，能投靠文念祖恐怕不是偶然。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一开始就进入小常的诡计之中。只不过这诡计比较体面，让老赵接受下来没有障碍并且简直就是一个恩典。当然这念头就那么随便一闪，并不影响他按小常的思路一步一步朝下走。

小常煽他说，凡是都有个机遇问题，机会不到宁肯死等，瞅准了再狠狠出击。有头脑的都这么干。哪有逮不着菩萨乱磕头的？现在谁也不认为特区就是末班车了，末班车也机会大把。又说，现在出来闯世界的文化人满大街都是，个个都想办公司赚大钱，其实个个是傻。他们做生意要比农民强算我白活。这才是搭末班车

的。文化人不在社会发展上做文章能有什么出息？搞社会发展不在基层想点子能有什么名堂？你听我的包你有名有利。别跟我说，不想发财只想干事业，我听不懂。上这儿来的无非名利二人，要么搞官要么搞钱。还说，我明白你对我有看法，这不要紧，我不图虚名。没有实质内容的事我不做。请你吃顿饭算个屁。我不想糊弄你。再说半年不联络不等于我不留心，因为第一我暂时还没当人事局长，第二你也有必要把面子扯下来踩一踩，你要真想在特区发展，不过这一关屁事也干不成。这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

老赵说是是，我是该锻炼锻炼。

我也没那样说，我那样说了吗？

小常始终将脸阴着，眼皮始终垂着，只是为加重语气眼角才偶然有光亮恶厉厉的一闪。令老赵脚下寒气一点点涌上来，心里那点热情又一点点死灰复燃，蠢蠢欲动。他吃不准这个家境寒微又心比天高的常建设究竟比从前更成熟了还是更灰暗了。

谈话是在小常住的机关宿舍的楼顶上进行的。这幢楼是七十年代的标准设计，夹在一片镶宝嵌玉的巨厦之间十足是个侏儒。小常说累了就把两拳握起引体向上，努力沐浴高楼夹缝间的落日余晖，象个憋足劲儿的铁臂阿童木。他说老赵：你也来试试？

老赵有点吃惊：什么？

没什么。他笑笑摇摇头又坐回来，转眼脸又阴了，嘴唇歙动不住，象是在祈祷，又象是跟谁争辩。

老赵说，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干？

小常点头说是。充充电，他说，到处是高楼的身影。

老赵嘿然。他想，常建设早就不是学生了。

去幸福村之前，自然又经过包装。小常介绍他是某某大学教授，某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弄得老赵有点紧张。好在文总记不住这么多头衔，只喊赵老师。老赵有一套西装还是很考究的，小常又让老婆参谋着配上一条大花领

带,令文总一见面就喊出了那个字:哇!

关于老赵的定位,小常很费了一番心思。有偈语道:花钱不问钱,认人不认事,帮办不包办,说好不说不坏。说记住这四项基本原则包你逍遥快活。

小常认为幸福村的背景有二,都是值得老赵用心挖掘的:第一,文天祥的后裔在这一带共有三支,一支在香港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支叫胜利村,曾经是文氏家族势力最大的,但已开始破落。还一支就是幸福村,这些年发展极快,年产值两亿以上,也是最早实现股份制经营的农村之一。文念祖就是支部书记兼村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还能想什么?无非是把嫡传正宗的衣钵争到手。

第二,最根本的背景是特区要建成现代都市的目标。可这座城市并不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它是靠卖土地盖房子开发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先天不足。现在上头最不愿见到的就是这儿培养了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想想吧,它需要什么,它下一步该干什么?文章就在这儿。它需要样板,它必须推出自己的农民英雄。这篇文章可以做得很大,大得你一辈子都吃不完!

小常说,这就跟买股票一样,要买就买那种潜力股,别人还没发现,一旦人家意识到了,你早就坐在轿子里了。

小常说,你不要认为我在帮你忙,你不要这样想。我是生产自救,是寻求合作的。我到机关好几年了,没什么作为。我也在等待机会。咱俩这次联手,我就不信搞不出名堂来。老赵于是把手握得很慷慨,说,成交。

小常这才高兴了,露出那对灿烂的虎牙。

二

这是个大套间,外间会客,里间办公,还有个洗手间隐在书橱背面。写字台比棺材还大,台上有桃红木笔架,吊着几支巨毫,笔洗是玉的,砚盒是乌木的,左手电脑工作台,右手是电传电话机。

老赵被带进来时有窒息的感觉，拎在手上的行李也没敢朝下放。小常也愣着，半天才说，厉害。

条件不好，马马虎虎啦。站一边的文总指着意皮沙发，这一套才三几万，真是平得要死。

小常说，赵老师是见过世面的人。你看比北京的部长们如何？

老赵这才把脖子涨红说，过份，太过份了！

小常笑道，实现现代化啊，你那破包没地方搁了吧？

老赵将旅行袋放下，窘道，不好意思啊。

湿湿水啦。大家都一样。还有一个老郭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同你一样。文总说，幸福村这点面子还是要的，不然象个什么呀，人家会笑我连知识分子也养不起。

老赵一愣。

小常道，文总这么给面子，赵老师也不会辜负的。多做贡献啦。

老赵说，一定的，一定的。

他们走了以后，老赵一个人还在发呆。一时间感慨良多却又无从话起的模样，只把写字台一遍又一遍地摩挲，忽然就觉得心虚。

其实老赵以前也有过一两次机遇的，只可惜擦肩而过。那老总也是坐在这样一张写字台后，台上也摆着砚盒和笔架。那老总表情深沉地写着毛笔字，思想，思想，思想，反复写着思想两个字，说我真的很需要高级策划人员，我需要真正的思想。那老总正策划着把一块美国沙漠卖给中国公民，他想听到老赵的高见。老赵自以为自己还算得上一个思想者，却怎么也想不通这单生意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人还没富到这种程度傻到这种地步，即使让美国人掏钱来买中国的沙漠也是行不通的，当然让美国人掏钱还有点政治意义，还可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可以生产某种爱国冲动。老赵把这个思想阐述得越明白那老总脸色就越难看，最后老

总就抽出两张大钞推到老赵面前说声不好意思。

事实上后来人家老总的生意很成功,他造就了十万个拥有一平方英寸美国沙漠的中国小地主,成了优秀企业家、全国劳模。小常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感慨,为老赵做了总结:赵老师你其实只要回答一个字,那个老总就留下你了。老赵问是什么字,小常说炒字。老赵只好骂了声狗屎。

老赵如今也坐在这样一个写字间里,把抽屉一只只拉开又一只只推进去,奇怪的是一点也找不着兴奋感觉。抽屉全是空的,现出白晃晃的底色,就象已然出现空洞的大脑。他甚至觉得这一切都和自己格格不入,自己活象个装腔作势的小丑,硬挤在这个豪华富贵之地扮演一个角色,当初的那点勇气与自信再也找不回来了。

大门轻柔地响了两下,进来一个小姐。她自我介绍说姓胡,是办公室的秘书。她说赵老师真是好威风好靓仔好有名气,早就听说赵老师要来了。她请老赵去用餐。

老赵这才呼吸自如了一些,感到了自己还有价值。心想这都是被财富压的,没什么了不起。财富不过是三座大山之外的第四座大山。他能移掉这座山。

另一个总经理助理老郭有五十多岁,红光盖脸,举止潇洒,头发象刚耙过的麦垄。两个人合住一套房,一人一个单间,客厅很宽敞,比老赵从前住的筒子楼强多了。老郭说,你有没有觉得宿舍和办公室反差太大?

老赵说,感觉上是有一点。老郭说,此地人爱面子的很,钱都化在台面上了。宿舍里连空调都舍不得装。老赵认为,广东的商业历史很长,所以注重形式,讲究身份地位,有没有面子。老郭却说,我们上海商业历史不长吗?上海人就不信这一套。有粉不要光擦脸嘛,屁股上也可以擦一点点嘛。

正说笑着,胡小姐敲门进来,说文总有电话来,请老赵晚上八点在帝豪酒店门口等他。然后又关心老赵住得怎么样,缺不缺东

西。老赵正待感谢,老郭却抢先说,很好很好,我们生活上从来不讲究的。一百二十四个满意。一边在底下对老赵做手势。

老郭对老赵说,你要特别小心这个女人,她是老板的心腹。他解释:大家同为天涯沦落人,打老板工不容易,理当互相关照。

不觉着,就下起雨来,一阵猛过一阵,把窗玻璃敲得砰砰响。

老赵没顾上吃晚饭就去搭中巴,生怕耽误了八点的会面。老郭的一番话,令他警觉起来,他来特区半年了,明白打老板工的意思。因为雨急,老赵把皮鞋拎在手上赤脚上路,这样进帝豪酒店时可以显得体面一些。没料想越紧张越是要出问题,他这辆车被塞在深南大道上,一塞就是两个多小时。等他赶到,已经八点四十了。

多老远就看见文总在酒店的喷泉前母狼似的来回窜。不远处的台阶上伫着一抱肩的女郎。老赵一路快跑连鞋也忘了穿,一头油汗一脸愧色一迭声地喊: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迟到了!

文总看着他,不窜了,却也不吭声。

一小伙子过来说,老板等你等了一个钟,好大架子。老赵结巴着,塞车啊,不好意思啊。小伙说道,还有理呢,老板叫你,是给面子你。不识做!

老赵抬头看老板,老板仍把脸黑着,不吭。老赵一颗心就晃晃悠悠沉下去,知道说什么也白说了,一个劲噤着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心想这回又得砸。刚把代的课推掉,回头怎么去解释?他不是不想奋斗,只能怪运气不好。

这时那位小姐拍着手过来喊,迟到是谁?嗨,你们猜猜,迟到是谁?

文总回头望望她,说,冰果(谁)啊?

小姐道,迟到是我弟弟呀。

文总怔着。那小伙却先自笑了。小姐说,我弟弟姓迟名到,你知不知啊?

文总好象明白过来，搂起小姐就啃一嘴，哈哈大笑说，你倒是想得出来……好，迟到不错，你阿弟没错。

老赵仍尴着，提遛着鞋跟着傻笑。小伙子把他一捅，说迟小姐也姓迟的嘛。于是众人又指着老赵一副狼狈模样乐了一番，然后坐车去找一个叫梦巴黎的舞厅。事后老赵把见工第一天的经历总结为一惊一乍。小常批他说那是因为贱。打的嘛，这么重要的第一印象都不懂？要不是有个迟小姐你就歇菜了。

下了舞池才知道，是迟小姐要求文总把新来的大学老师带出来见面的。是迟小姐认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高级人才就上不了档次的。这样老赵免不了就再三再四表示谢意，若不是迟小姐聪明伶俐，换个人还真不知该怎么化解。

迟小姐说，谢就不用，出门求人难，知识分子求人更难。老赵说是啊是啊。迟小姐说，手一伸腰就弯下来了，这我太有体会了。老赵一愣，脚下不觉就有些乱，说，这话很深刻，真的很深刻。迟小姐说，跳，不要停。迟小姐又说，将来你不要瞧不起我就行。老赵说，哪能呢？迟小姐说，怎么不能？你还看不出我是什么人吗？老赵就噎住了。

老赵的舞技是扫盲水平，又没有心情，而文总却不下池，说他只喜欢看，让老赵只管去陪迟小姐。这样休息时老赵就胡侃安娜·露易斯·丝特朗的回忆录，说这位美国女记者认为朱德周恩来的舞步太规矩不刺激，只有毛泽东大步横陈全然不顾音乐节奏，结论是这样的男人最令女人倾倒。

文总听了脖子也长了几分，说，噉？噉。立马答应试试。结果没到一半迟小姐就叫起来，说太没感觉。

老赵想想又说，唐明皇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音乐家，可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舞蹈和演奏，可见真正有身份的人都是鉴赏品味，并不实际参加的。

迟小姐把椰汁喷了一地，连叫不好意思。

老赵顿觉脸上滚烫，一霎间换过几张皮。再跳时迟小姐就说，赵老师你何必这样紧张？做得太过反而不好。老赵叹气不语。迟小姐说，他这人心还不算太坏，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老赵迟疑着说，我打的是老板工，比不得你啊。

迟小姐就把脸沉下来了，说赵老师你这样讲就没劲了。怎么比不得我？为经济繁荣作贡献？代表中国娼妓业文凭化新趋势？还有什么比不得？床上功夫？

老赵慌忙双手高举，说别，别……

好在文总这一晚还算愉快，宵夜时还点唱了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躺到床上老赵一口长气才游丝一般吁将出来。

三

老赵化了三天时间写了一份幸福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纲要。现状，问题，以及各种设想。又化了一晚抄正了才给文总送去。他觉着，应该搞一个根本性文件。幸福村有着很好的经济基础，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既然请他来顾问，他就不能白拿工资，他就有责任说两句。幸福村该上一个台阶了。

文总翻了翻，说，好，好啊。

老赵谦虚说，有些想法还不成熟，还要请文总多指点。

文总说，指点我就不会，要几钱你话我知。

老赵愣着，说，化钱也是要化一些的，比如办图书馆体育设施什么的，可这个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文明这个东西不是化钱可以买来的。比如我们村现在收入上亿，钱是多了，钱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个钱主要是租赁收入，并不是靠自己生产经营。这样多数村民就脱离了生产劳动。人是不能脱离劳动的，人怎么能不劳动呢？人不劳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要冒出来……

文总晕了,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老赵想想,一句半句是说不清楚,便说,要不然把它印出来请领导班子讨论一下?

文总说,好啊。然后就锁进抽屉。又说,你去爱华公司跑一趟,你问华仔到底给不给钱?不给就叫他滚。没钱讲什么啊?

老赵在工厂区转了两圈,没有见到华仔。不见他也清楚文总的用意,他只要在各公司宣传这句话就行了。没钱讲什么啊?其实这话也是讲给他听的。没钱讲什么文明?没钱讲什么素质?有钱你到这地方来干什么?也许在文总看来,你老赵编出这一堆东西就是要钱。要几钱你话我知——装什么装!

有个叫黄源的七级钳工,原是成都一家军工企业的车间主任,也在这打工,做 QC,因为聊过几次,很熟,见了老赵多老远就笑:赵助理又来催租了?

老赵过来说,我下来走走,怎么就叫催租?

黄源说,哟哟,下来走走。你以为你在上面吗?你跟我一鸟样,打工挣钱!

老赵说,那就更不能叫催租。我又不收租。

黄源说,我是大老粗,看问题简单。不过我们四川出过一个刘文彩,叫我多少也明白一点道理。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吃租的人和交租的人。

老赵说,这倒也算是高级牢骚。真不想干了?

黄源说,讲讲怕啥子嘛,老子还想唱,唱国际歌。

老赵说,又看见什么了?火气不小。

黄源说,没得啥子,提到这一茬了心里就来火,见到你老哥就想喊一嗓子。

老赵笑,听你口气,我跟你还算是阶级弟兄嘛。

黄源说,我哪敢高攀哟,你不管怎么说还是个白领。不过,我咋个想也没想得通:我是工厂倒了没得法子,你咋个就放着大学教

授不当,来给农村二哥当跟班呢?你图个啥子嘛?老赵笑道,想钱呗,钱不咬手啊。

黄源说,我不信,天说蹋下来我也不信。

老赵不吭,好象被他说中了那样。黄源又问,我惹你不高兴了?

老赵说,没有没有,我在想我们这辈人到底和年轻人不一样,凡是都要琢磨个理,用我的行话讲这叫追问意义。

黄源想了一下,说意义不意义的我不懂,啥个叫个意思我还是晓得的。跟你掏句心里话,我到特区来主要不是为找这两个钱,主要是想见识一下,看看人家到底有啥子点石成金的门道,是不是脑瓜特别聪明手脚特别能干,哪怕人家特别能吃苦也是值得我们学的沙。乍来看看,就看出点意思来了。他说,很简单——把多数人的劳动合理合法装进少数人的荷包包。这一套从前叫剥削,如今叫改革。剥削才能出效益。

老赵说,偏激,这话偏激了。

黄源就冷笑,你是不敢承认。说罢就跛着脚进门去。他脚上缠着绷带。

老赵说,你看你看,还没讨论完呢。

黄源说,还有啥子好讨论的?你又不是没长眼睛。你去看看隔壁庆丰公司那些女工你就晓得啥子叫个惨。

老赵说,好,我一定去。

庆丰是家玩具公司,因为工艺简单,工人几乎无需培训就可以上岗,故而工人流动得特别快。有人说公司老板赚的不是产品利润,而是工人预交的保证金。

这话有几分真实很难说,但他们每天都在招工却是事实。庆丰公司是村里的“主力黄牛”,每年各种费用要缴上千万,村里对他们另眼相看也十分正常。有好几次,老赵看见文总站在写字楼门口对一些哭啼啼的打工妹发脾气,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有话到公司

去讲嘛。找我没用的嘛。

这样路过庆丰门口时老赵就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没进去。

庆丰的老板是个女的,五十多了还画蓝眼睛,为人却十分谦恭有礼,递名片时双手举过头顶,给老赵印象很深。她每次从香港过来都要请文总吃饭,老赵也有幸叨陪过。他们大都讲白话,听不太懂,然而有些信息是明白无误的:上头只要我保护投资环境的,没要我去管公司的事情。

既然上头不管,村里不管,老赵自然也不好管的。他发现,自己的本意不过是想了解多一些情况,却给打工仔们造成了一些错觉。把他老赵当成个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显然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老赵并不认为自己是“白领”,他甚至甘愿把自己看成普通打工仔,半年的流浪生涯造就了他绝对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同情心始终在穷人一边,这没有问题。然而当他还无权实施他的人道主义的时候,当他还端着老板的饭碗的时候,他能怎么选择立场呢?

这么想着,不觉就把头扭回去看了一眼,不料正撞上黄源冷冷的目光,嘴角还有一丝讥讽的笑,老赵顿时如芒在背。

这天老郭又邀了几个打工妹在家烧饭,见老赵回来便拉他一起吃。老赵刚一推托老郭便给一句酸话:人家是要陪老板吃大菜的。老赵只好坐下。事实上他对老郭的作派是看不大惯,快六十的人却爱和二十岁的小姑娘混在一起,又唱又叫的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席间,他们也谈到了庆丰公司。原来庆丰公司又有新发展,新成立一个劳务公司,专门到内地偏远山区招工。那些山里人只知特区能赚大钱,打破头卖家产也要把孩子送过来。那些交得起保证金的,他们就介绍到别的公司去,交不起的就留下在公司里做。这样这些打工妹人还没到就已经欠下公司四百多块。为了防止逃债,身份证是扣在公司的,想走都走不掉。